

懷念馮湘榮主任

· 王鳴中 ·

當年我還在戰管聯隊當政戰官，先前的政戰部主任陶昱中先生榮升教準部副主任，遺缺由松指部副主任馮湘榮先生來接任，這時我已經在戰管聯隊近三年，是我遇到的第三任主任了，那時我對於擔任聯隊參謀已經很熟練了，也知道新主任來要注意甚麼事情——把辦公室、寢室安排妥當，準備好政戰部的業務簡報，再去問問聯隊長與人行組要不要做新職介紹，安排一下晉見作戰部大主任的時間，也就差不多了，其餘的再看新主任有什麼需求再處理。

前任主任陶先生非常精明幹練，他的高升我們身為參謀也非常高興，但是對於新主任的到來，也是有點緊張，只知道他是國防部回來的，想說陸軍單位待久了，要是來那種會捧公文、罵參謀，或是表現不好就調東引、樂山的話，那真是倒楣了。

當時的聯隊主任還有專任的駕駛跟小車，但馮主任自己開車來，車一停妥下來一位矮矮壯壯，長得很有一男人味」的上校，我們趕快請辦公室美麗的楊姐，送上一杯熱騰騰的咖啡

，他連忙道謝，後來才知道其實馮主任不愛喝咖啡，第一天就打錯靶，就任之後也很低調，既不用做業務簡報，也很少找參謀開會，不過每天下班前，他都會去辦公室與大家閒聊，尤其很愛講笑話，等把大家逗樂了，他就去運動。主任熱愛運動，有一次下雨天，還特地來辦公室找輕便雨衣，穿著雨衣去跑「金湯步道」，確實有恆心。

真正與主任熟悉的時候，是當年度的除夕夜。當時戰管聯隊還跟作戰部同駐營區，每年除夕聯歡會，聯隊長、政戰主任也要參加作戰部的聯歡會，剛好那一年我當晚會主持人，結束後就跟主任回到聯隊部，辦完任務又餓又累，想到政戰年終工作檢討會的餐會，我有打包一袋砂鍋魚頭，就準備熱來吃，禮貌性問主任要不要一起吃消夜，他說：「來我辦公室吃好了」，我把魚頭端進辦公室，結果馮主任拿出一堆小瓶的「二鍋頭」跟香瓜子，我們邊吃邊聊。過程中知道，原來他曾

在陽明山當過政戰處長，所以對戰管部隊是有感情的，能再回來當主任也很感到高興，並且曾在總部政五處跟總政戰部政二處歷練過，學經歷很完整，當時他還是勉勵我，趕快去讀書受訓，不要整天混日子，當時年輕又愛玩怎麼聽得進去，聊著聊著居然把全部的「二鍋頭」都喝光了，我都快醉暈了，他還能面不改色的去陪作戰司令、聯隊長一起吃跨年稀飯去了。

過完年之後，總政戰局局長要帶著女青年大隊的隊員，去高山偏遠地區宣教，戰管的陽明山跟樂山陣地也是被施教單位，我剛好負責該項業務，其中的協調聯繫非常繁瑣，而且我



筆者軍旅生涯期間，極為推崇尊敬的長官——馮湘榮主任。

與主任都要去預檢場地跟陪同宣教，自然一起出差的機會很多，上樂山的時候，我們提前一天進駐，因為還有總政戰局跟福利總處的先遣人員，樂山的主官很熱情，準備了很豐盛的晚餐，自然也一直「乾杯」不斷，後來坐主桌的馮主任半眯著眼，回頭看我一眼說：「來交交朋友嘛！」我就知道是時候要「救駕」了，上陣前他還不忘補上一句：「能喝啤酒喝白酒，這種幹部要培養」，要我好好「表現」，晚餐結束之後，樂山的政戰處長要把寢室讓給馮主任睡，他卻一再推辭，我就問主任怎麼不自己睡一間，他說樂山的處長一直跟他講鬼故事，他自己不敢一個人睡，跟我同一間比較安心，這種「誠實」的長官確實不多見，我們就一直聊天，直到凌晨才休息。

戰管聯隊單位多在「山之巔、海之濱」，每季開政戰會議的時候，主任總認為大家難得見面，老是責難部屬也不好，所以會議在他的主持下，跟開同樂會一樣，最嚴肅的話也就是：「再做不好小弟就不客氣了」，而且是當時政戰會報重點不是開會，而是會後的餐會，四面八方來的處長、輔導長齊聚一堂，那可真是熱鬧，尤其是來自「東引」的輔導長，更是「

團結性飲料」的無限供應者，而那些中隊的「老」輔導長們，個個能喝善道，聯隊部長官都很愛參加政戰部的餐會，而且主任交遊廣闊，國防部、總部有成群的「戰友」，也常帶著我們去「行走江湖」，更有一次跟松指部政戰部「聯誼」，以後我們無論是要空運物資還是任務搭機，比以前都方便許多。

馮主任不太會生氣，每天都樂呵呵的，對事情也不太計較，也因為主任幽默風趣，跟聯隊長、聯隊部長官以及各部隊的主官感情都很好，當時聯隊正門在作戰部營門的左邊，有時候駕駛會直接逆向，將車停在聯隊門口，以方便長官下車，有一次我跟主任搭車返營，結果逆向擋到作戰部副參謀長的座車，副參謀長立即下車怒目而視，主任連忙下車道歉，後來上樓時主任嘟囔道：「副參以前不是我當輔導長時的分隊長嗎？」，原來還是老同事，也就過去了，他曾說他在國防部辦「國軍楷模與模範連隊」選拔時，那一年的楷模可以去夏威夷觀光，他是承辦人自然可以「隨行」，他卻堅持不去，就是不願落人口實，主任貌似輕鬆，其實很多原則性的事情，他還是有他的堅持。

那時正逢「精進案」，所有職缺

管制，辦公室的學長升少校已經耽誤，我也岌岌可危，難免在辦公室發發牢騷，有一次主任進辦公室，又聽見我們在碎念，就大聲的說：「我來幫你們想辦法」，我們心中一喜，以為主任要去總部「疏通」一下，接著就說：「要哪個位置，我幫你寫黑函，告到他調差」，我跟學長一聽，又在講「幹話」，大環境沒有辦法改變，至少在他的麾下小日子可以過得不錯，可惜歡樂的時間沒過多久，我去正規班受訓，受訓不到一個月，他親自打電話給我，說外宿時來吃飯，他要調到氣象聯隊了，原來馬公有士官自裁已遂，長官認為他處理得不好，而將他職務調整，主任雖然一肚子委屈，但也說他到氣象聯隊要好好準備戰院考試，出一口悶氣。

後來我們去淡水看他的時候，在餐廳門口都會看到一個胖小個兒，拿著準則在啃，也如他所願，總成績低空通過合格標準，進入了戰院，同時我也去新竹當輔導長，我就常去桃園找他吃飯，他就會帶戰院同學出來，讓我「交朋友」。直到有一天，我要訂婚了，就請他當「介紹人」，他也欣然同意，訂婚當天不但盛裝出席，還跟我父親聊得很開心，會後緊握著我父親的手說：「我一定會好好照顧

鳴中」，只可惜我父親隔個月猝逝，並未看到我結婚、生子，出殯當日他也專程請假前來致意，令人覺得溫暖。馮主任戰院畢業後，去防空部擔任副主任，當時他最大的心願是當司令部的文宣組組長，但是並未獲得這個職務，而去教準部當主任，那時我已到司令部當參謀，常利用出差的時機去看他，但有一次還是跟我說，花蓮畢竟交通不便，每次收假要回花蓮時，常常會因為買不到車票而焦慮、沮喪，想不到一待就是五年，確實是有



馮湘榮主任退伍後，外出旅遊合影照片。

志難伸。

馮主任眼見升官無望又離鄉背景，接受安排去臺中總醫院待退，軍旅生涯前半段一路順遂，到後段舉步維艱，心中難免不平。退伍之後，他在老同事的介紹下，去社區大樓擔任總幹事，也幹得挺歡快的，偶爾我們也會小聚一下，聽他講講職場趣事。某一天，突然從學長口中得知主任得了小中風，我趕快去電並要去看他，他說暫時不要，之後我常用簡訊跟他問好，他也是時回時不回，因為夫人身體也不好，僅自稱「一介老榮民」感覺很抑鬱，我就少打擾他，後來得知他復原的不錯，也可以喝兩杯了，我就比較放心。

那時，我回司令部當新聞官，安頓好正準備要找他聚聚時，教準部的學弟卻通知我：「主任走了！」，我又驚又悲，趕快問學弟情況，才知道有一天主任就寢後，就再也沒有醒來，主任才五十多歲正值盛年，兒女都還沒成年，就這樣驟然離世，實在令人悲痛不已，出殯當天在李如璿將軍的帶領下，我們陪他走完最後一程。馮主任過世的隔年，夫人也因為悲傷過度，痼疾復發而撒手人寰，留下一子一女，其實我跟馮主任真正一起工作的時間，也就是短短十個月，

而他真誠、熱情的處事態度，卻影響我的軍旅生涯。他愛熱鬧喜歡喝兩杯，但絕不誤事，有老軍人豪邁的風範，卻又知書達禮，因為他經常要幫忙長官寫講稿，所以要「通曉詩書」，常常勸勉我們要「站在巨人的肩膀上」，拉高視野以大局為重，尤其他不愛罵人，常跟我說：「若罵人能解決問題，事情就會比較好辦嗎？」，而這樣一位亦師亦友的好長官、好兄長，居然天不假年，令人感慨，今年適逢他六〇歲冥誕，願馮主任在天上好好「打前仗」，期待還會有見面的一天。

更正啟事

本刊第九八二期（民國一一年二月號）〈水交社古蹟群——空軍名人錄〉一文中，第十七頁「早期的雷虎組員如周石麟、羅化平、袁行遠、張復、許大目中將……」其中「許大目中將」應為「許大木中將」，特此感謝古旺金老師與朱戎梅兩位老師來電指正，並惠賜《將軍居雷虎情》乙書，作為本社後續編審及校正運用。